

汾州府志卷之十四

人物二

辛太保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事偉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爲廂虞侯部民有被刼殺者訴陰識賊魁卽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鞠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鞠之乃得實狀崇移鎮真定改深趙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一

鎮觀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爲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慙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爲之柰何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公首効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隨崇爲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冤枉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



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濠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擒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者爲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爲三司戶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黨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歲輸銅錢罷榷酤政尙寬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二

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爲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爲工部尙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卽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冲若海若濛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鄰俱舉進士



侯侍郎仁寶汾州平遙人趙普妹婿也父益宋乾德三年贈中書令仁寶以蔭遷太子中允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策太宗令馳驛召歸多遜據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洩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遂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錄其子延齡延世並爲齋郎延齡至殿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三

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侯都部署延廣汾州平遙人祖益父仁矩延廣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行刎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及仁矩歷通祁雄三州刺史悉以補牙職在雄州時方飲宴寇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射殺其酋一人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善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仁矩卒補西頭供奉官太平興國初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下樂爲用戎人畏服遷閤門祇候會西北戎入寇求可



使徵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時延廣病強起之遷崇儀副使充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祖賜以名藥及方遣太醫隨侍戎人聞延廣之至不敢復爲寇亂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奪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於富平四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素憚延廣傳言我草間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富貴柰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下延廣怒因擊之挺身與渥鬪鬪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

走乘勢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爲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爲延廣所殺羣盜喪氣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卽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旣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爲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耄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避其鋒監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倔強難制遂詔還以慕



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餽餼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二年春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賙賻甚厚以其子爲六品正員官子紹隆東染院使帶御器械紹隆子宗亮右侍禁閤門祗候

趙景肅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叡從事使府太宗尹開封選爲雍邱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爲貢部首薦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爲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爲壽善訓其子亦爲可嘉也擢置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爲荆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脩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天雄軍時曹彬崔彥



進米信失律於岐溝昌言遣觀察支使鄭蒙上疏請誅  
彬等優詔褒答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詔預  
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  
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卽以昌言爲左諫議大  
夫代宏爲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  
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知副使董嚴皆昌言同年右  
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  
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傭書翟穎性險誕與旦  
狎旦爲作大言之辭使穎上之爲穎改姓名馬周以爲  
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爲大臣及歷舉數

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爲內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  
詔捕穎繫獄鞠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  
軍司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  
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勲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  
正裁數月會有穎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  
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  
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爲江淮兩浙制  
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  
執如初卽以戶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昌  
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時芻茭



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邪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叅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卽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搆亂於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

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鬪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卽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畧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旣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山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繼恩



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真宗卽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雋世家爲恨，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廵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八

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卽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辯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曷覆案。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省。



真宗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內有小盜昌言榜諭能告執者給賞牙吏卽遷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爲小盜不當擅爲賞格乃訪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戶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錄其子慶嗣爲國子監丞賦祿終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昌言強直尚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九

以威斷立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僚吏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楊團練使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卽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卽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供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



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獲人畜無算賊騎五百掠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爲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爲鎮州都部署再遷環慶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賊若寇清遠及青岡白馬寨卽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頓積石河清遠屢走問使詣瓊請師瓊將悉出兵爲援鈐轄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

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藩璘都監西京右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寇鼓兵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濠斷橋以戰瓊遣鈐轄李讓督精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順州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退保洪德寨寇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於上傳召瓊繫御史獄治罪當死兵部尙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流崖州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爲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



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  
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錄其子舜臣爲奉職長子舜  
賓內殿崇班閣門祗候

李都監渭字師望汾州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  
臨潁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  
治河十策叅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  
副使與張君平並爲脩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  
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  
寇陷階州沙灘寨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  
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寨遷軍器庫副使歷

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畧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  
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閣  
門使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  
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既  
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  
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尙食使知汝州  
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於渭復降右監門衛將  
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曹元帥玠字帝錫汾州介休人仁宗朝建節開封遼夏  
不敢犯以功授總理大元帥慶歷三年卒勅賜祭葬



狄武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  
選爲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  
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  
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  
八破金湯城畧宥州屠囉咩歲香毛奴尙羅慶七家口  
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  
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  
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  
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畧  
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十一

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  
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  
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  
閣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畧招討副  
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  
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  
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  
虞侯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  
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  
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



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豈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權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畧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使軍聲大沮青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三

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十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曙胎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



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裒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屍，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旣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

食卧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旣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一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畧。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



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嚴  
上人情頗疑迺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  
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爲人  
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  
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  
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  
一出青賊旣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若不用意者沔  
始歎其勇旣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  
青悉力賙其家事子諂詠並爲閤門使詠數有戰功熙  
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

深沉有智畧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  
像入禁中御制祭文遣使賫中牢祠其家

文潞公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  
高祖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  
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  
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四方用兵偏校有  
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  
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  
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  
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



詔彥博置獄於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嘗擊毬，鈐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

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勵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



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商湖河穿六潔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侯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



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係平

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尙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係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官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尋除待中徙



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  
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  
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  
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  
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  
陳圖方畧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  
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  
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  
靜衆爲先陛下屬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

爲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隳  
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  
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  
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  
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  
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  
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  
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  
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瓜治河  
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



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杞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杞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二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宗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卿深厚不代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宗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



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張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邪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人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温溪心

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灝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



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爲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官卒

郝武莊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爲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爲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朮將兵護軍須餽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朮行邊至柏谷敵塹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修復寧遠諸

柵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賈昌朝又薦爲大名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藺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貝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侯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



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俸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於信義田拙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

郝中允戴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戴重謝留錢五六年不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三

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邱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置土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旣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待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



使勸戰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戴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溫公爲銘其墓

王防禦使奇汾州人武舉中第章惇經營湖北溪洞以爲將領降其酋舒光貴縛元猛平懿洽等州累遷加京副使爲湖南都監徙廣西宣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沒經畧使移書遺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集奇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爲戰而死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官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奇

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王節度使忠植石州人紹興九年金將斜耶阿里攻石州粘割胡撒率所部登城陷之十年秋忠植舉兵復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畧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



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宋史於忠植傳云太行義士也蓋考之未審宋知浹汾州人通左氏春秋好直言岳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知浹上書聲其寃流袁州元象汾州孝義人有孝行嘗耕於六壁城下其地有陂土人因呼爲元象泊

任康節汾州西河人有孝行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三

舊志稱康節少遊學祖母李氏思之因急歸不復出祖母歿躬爨以養祖父案元象任康節其始末皆無考姑據舊志錄之

右宋十六人舊志列王嗣宗田紹斌楊瓊李渭狄青李浩王奇侯延廣郝質文彥博趙叡趙昌言辛仲甫元象郝戡十五人王嗣宗田紹斌李浩別見仕實趙叡卽見昌言傳山西通志所列多據州縣志採入而正史中其人行事卓卓轉或失之自宋以下凡去取雖未當非有關考覈者不復具論以省繁衍

張崑起字傳霖汾州人爲國子助教免歸盜陷汾州崑



起與妻赴井死。

右金一人舊志列馬天來吳希尹二人別見仕實。

梁天翔字飛卿汾州平遙人瑛之季子少磊砢便騎射讀書能通大義以文階起年十八尹本縣中統五年授懷孟路總管至元九年尹介休遷知郢州州初附不逞之徒相聚爲盜捕首惡杖殺之餘釋不問授簽嶺南廣西道按察司事摘奸發伏郡邑以寧遷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改四川按察副使歲饑請發廩以賑主者議上聞天翔日報下則民殍矣遂發糧四萬斛賑之二十六年雲南行御史臺授朝列大夫侍御乘傳上切治體者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三

二十餘事世祖深嘉納焉授吏部侍郎會高麗饑制以天翔往賑還授成都路總管改四川道肅政廉訪使卒年五十有五追封安定郡侯

杜思忠字彥甫汾州平遙人祖父珪好施與以長者稱於鄉父豐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思忠討高麗有功授承務郎洪陽固鎮鐵冶提舉思忠曰鹽鐵之政古人所鄙營利之術非余之能辭官歸人稱其高節

杜文定思敬字敬甫汾州平遙人思忠之弟也受學許魯齊之門累官御史臺都事轉治侍御史除戶部侍郎歷左右司郎中出爲順德安西總管簽陝西中書省移



汴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四川行  
省左丞不赴致仕年八十六卒謚文定立朝有風節  
呂簡肅洸字蒙甫汾州西河人少讀書曉達義理以國  
語文字爲廣平大名教授薦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  
察御史首上疏條八事緝貪懦之吏彌蜀寇之兵天歷  
初由南臺都御史僉海北海南道廉訪司使所至興學  
校正風俗斷疑獄弭盜寇詔加亞中大夫丁父憂服除  
起爲襄陽總管本路諸軍與魯總管政績甚著授大中  
大夫大明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總管內勸農事知  
河防事會臺議宿望擢拜嘉議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三

廉訪使卒於官贈禮部尙書封河東郡侯謚簡肅

柳誠汾州西河人爲國子監助教有學守

王天祺字秋岩汾州西河人孝友能文徵教職舉茂異  
皆辭疾不赴門人李峽等爲之立碑

李進士邦用汾州介休人少有大志不泥俗學孝弟出  
於天性其行已教人一以孝弟爲先時望歸之

鈕汾陽伯克讓汾州介休人歷岳州武昌二郡推官用  
法平恕守龍陽郡多善政州人勒石頌之終宣慰副使  
追封汾陽郡伯

鄭衛公允中石樓人元進士累官浙東廉訪使進冢宰



封衛國公

縣志稱其德被生民功在社稷而事實絕不聞今據縣志列之。

褚忠肅不華字君實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以廷試第二補中瑞司驛史授海道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連拜南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淮東未幾擢副使汝穎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犄角爲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智勇

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三

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頗賴之總兵者聞不華劾已益恚嫉乃檄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旣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本爾所統黃軍復叛賊皆挾之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刺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楊村橋賊奄至殺廉訪副使不達失里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沭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陽暹駐兵沭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爲賊據沭陽之路又絕賊計孤城可取進柵南鎖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僉事忽都不華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城



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瑋運糧萬斛入河，爲賊所掠。德瑋僅以身免。賊與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食草木螺蛤魚蛙燕鳥及鞞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城陷。不華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脅，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許。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曰忠肅。賻鈔二百錠以卹其家。

褚伴哥，忠肅之次子也。隨父守淮安，城陷，父子力戰。及汾州府志

卷十四

人物

完

父中傷，伴哥冒刃救護，被殺。車世榮，石州人，以孝行旌。州志但言其官鳳翔路陰陽教授，無事實可考。

右元十二人，舊志列杜豐、杜思明、杜思敬、呂流、張益、李邦用、王珪、王仲文、鈕克讓、袁湘、陳資壽、高岡十二人。杜豐、杜思明、張益、王珪、王仲文、袁湘，別見仕實。陳資壽，本錦州永樂人，高岡，別見名宦。